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方方

黄苏子生下的那天，她父亲正坐在医院的走廊上读苏轼的词。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对于老婆生不生孩子或这回生成什么性别他都无所谓。这是个秋天。秋天这种季节总像一个怀着勃勃雄心而永不被人赏识的男人，心情沮丧，脾气好一阵坏一阵。现在就正好遇上他坏的时候。天空因此阴沉着脸，黯淡的云彩便如同天脸上的斑块。

医院走廊的灯和它的太平间一样，狡黠地散发着光线，昏色令四周暧昧。玻璃窗都破了，破得龇牙咧嘴，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正张着大口。冷光便在玻璃碴子的牙上闪烁。风带着微响，擦着牙边，灌进走廊。黄苏子的父亲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椅子上看苏词。他不停地因风而缩缩脖子，椅子也就在他缩脖之时发出吱吱的响声。

书页在黄苏子父亲的手指上无声地翻动。他的手指白皙细长，暮然间会痉挛一下。书已老旧得发黄了。字是竖排着的。书面上有一张瘦削面孔并留着长胡须的苏东坡画像。这个苏东坡并不如黄苏子父亲想象中的那样伟岸和潇洒。黄苏子的父亲曾经愤怒地想过，苏东坡要是这副样子还成得了苏东坡？为此他断定画此肖像的人非但没见过苏东坡，甚至从来也没有读懂过苏东坡。只是眼下的黄苏子的父亲用了一张大红塑料皮包装着此书并非是因为他不喜欢这张肖像的缘故。